



惊天动地

瞿旋 著

这是发生在中国一个小镇上的故事。
这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，
镇委书记自杀、镇里工作瘫痪，
数十名市级干部被拉下马……
是别有用心的入所为，还是……
然而，假的总是假的……

惊天动地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1 惊天动地

■ 瞿 旋 著

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惊天动地/瞿旋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2.12

ISBN 7-5354-2412-0

I. 惊…

II. 瞿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6408 号

责任编辑:张正平 责任校对:朱久山

封面设计:方隆昌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公安县合美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9.25 插页:2

版次: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00 千字 印数:1—8000 册

定价:1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内 容 简 介

这是一部极具现实和警醒意义的长篇小说。

这是一部阐释中国农民文化意识的精妙佳构。

无论是谋篇布局、塑造人物，还是细节描绘、语言风格，林林总总，都是十分难得的。

江泽民同志指出：“贯彻‘三个代表’要求，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，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，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。”是的，这部作品就是描写一个中国最基层的乡镇政权，违背了“执政为民”的原则，从而导致干群关系紧张，矛盾尖锐，后被坏人利用，一度使政权瘫痪的故事。这种发生在共产党执政的版图上的不正常现象，是那样的触目惊心，那样的令人深思！

故事发生在中国的一个小镇“兴和镇”，农民们因为不堪重负，有一天竟有几百号人封锁了镇委大院的大门。这一场精心组织的骚乱，惊动了县地市以及上级有关部门的官员，接连派出几个工作组以图稳定局势，竟一次又一次地被拦截。事情并没算完，以黄家大院为核心，高举着“反腐败”大旗的少数人利用农民文化意识的弱点，利用老百姓对乡镇政权不“执政为政”的不满情绪，企图取而代之，并阴谋策划了更大的万人上访行动……

一次惊心动魄的较量，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迫在眉睫……

武警出动了，公安出动了，各级官员都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。

作品描写的不是这个事件的结果，而要揭示的是反腐败的任重道远，证明的是“三个代表”、“执政为民”理论的正确性和重要性，告诉人们如何克服自身的落后的思想文化意识，深刻理解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，那样，当官的才能当一个清正廉明的好官，做老百姓的才能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。

第 一 章

1

这一天，几百号人围住了镇委大院的大门。

黄昌久觉得很解气，真是很解气！本来，早上他只就着咸菜疙瘩喝了一碗玉米糊糊，出来不多会儿，肚子里就咕咕地响了，可现在，他一点儿也不觉得饿了，反感到浑身实落落的，绷满了劲头儿。

人不能老是背时。自己像一条狗似的窝囊了几十年，总该有直起腰喘气的日子吧！

门前，人们的吆喝声越来越响，情绪越来越激烈，像一波波水浪拍向大院那单薄的围墙。他却似乎悠闲起来。他是细高挑儿，头微秃，背微驼，双手往背后一抄，身前倾，头一点一点地，在人群后边来回蹒跚，没事儿散步似的。仔细看，才能看出他眼膜上幽幽的亢奋。

现在他能想象得出镇委书记段志忠的样子，肯定会像困在笼子里的兽一样在办公室里瞎转！狗东西！你有什么了不起？

当了官儿就可以作威作福，骑在百姓头上拉屎？今天多少也叫你知道知道老百姓的厉害！

围在门前的汉子们，个个儿黑黝黝的，眼鼓得像牛眼，跟着魏魁喊口号：把拆迁费还给老百姓！坚决反对乱集资、乱摊派！打倒贪官污吏！翻来覆去就是这么几句。

庄户人扶犁握锄的，虽没经过“喊”的训练，但嗓门儿都挺粗，喊起来又不留力气，吼吼的，把这一方空气鼓得热燥燥的，把人的血撩得滚烫。

魏魁喊一声，右胳膊就木棍儿似的往上扬一下，引领着粗短的身子直僵僵地挺一挺，脚后跟也跟着往上翘一翘。可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担任这种领喊的角色，尽管样子做得很狠，脖子上青筋暴起，但还是有点儿不自然。嗓子那儿挺紧的，句子偶尔还磕磕绊绊的，黑红的脸上间或渗几丝羞涩。可他毕竟浑身上下透着一股煞气儿，威赫赫地，能把现场的气氛煽乎起来。

此刻，魏魁的堂弟魏强嫌喊口号不过瘾，夹在人群里到处在地上撒觅石头，看到一块就拣起来往铁门上砸。砸一下就喊一声：操你个姥姥的！

日常里跟着他贩菜的几个手下人，和其他几个小青年也跟着学。于是，口号声里夹杂着石块砸在门上的咣啷声，声势越来越大，很有些惊心动魄。

2

一种隐隐的激动和出生以来从没有过的神圣感、满足感，像慢慢抬升的潮水，涨满了黄昌久的胸腹。他似乎这时才发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！那感觉好像刚从厚厚的脏土里爬出来，又洗了一个利索澡儿。以前你是个什么角色儿？被剥夺了

民办教师资格多年，老婆带着孩子弃你而去，你孤家寡人，成年累月趴在地里刨食吃，就是镇委大院里的小文书都可以甩给你白眼儿，活得还叫个人吗？

段志忠！论才气、论本事，我比你差吗？你凭着歪门邪道在官场上混，看上去人模狗样的，那是没碰上一定的世道！要是碰上了，谁英雄谁混蛋不就显出来了？今天这不明摆着？你睁开眼看看，老百姓究竟服哪个？

为了争“小城镇建设明星乡镇”的帽子，段志忠在兴和镇呼隆了两年拆迁，说好的对百姓的补偿，至多兑现了十分之一，接着又朝百姓征集拓宽街道费。摊到他黄昌久头上的就有二百元。

为了完成拆迁和征集任务，镇里还特地加强了征集队的力量。原来镇上的征集队是由镇机关干部、派出所民警和临时抽调的一些村干部组成的，多是为催交提留什么的临时凑的。拆迁以来，却从外乡镇招聘了一些“人才”，成立了一个专业性的征集队。这些人才在当地个个儿都是有名的刺儿头、愣头青，还有数次进出监狱的老油条什么的。给他们基本工资加提成的待遇，谁完成任务多谁的收入高，上不封顶。

实际证明这是一个卓有成效的法儿。这些人在兴和没亲没故，又都是心狠手辣的角儿，遇事能无私无畏，下得了手。碰到不搬迁的钉子户，就会二话不说，抡起铁锤，照准屋下角就砸。今天先砸出一个窟窿，明天再砸下几十块砖，眼见得窟窿越来越大，直至有塌掉的危险了，就不由得不搬了。也有气不过和他们打架的，可他们个个儿都是听见打架就是小过年的主儿，最喜好的就是这个，三下两下就会把对手拾掇了。所以搬迁任务就势如破竹，不长时间就完成了。征集费用呢？他们的法儿更多。除了赶猪挖粮以外，还发明了现场拍卖家电、家具

等等的拍卖会。这种拍卖会左邻右舍哪有出头的？多是由征集队成员自己“竞买”了，价格当然压得很低。什么时候把每口人二百元的数额凑够了，什么时候为止。老百姓哪经得起这样折腾？叫苦连天、骂骂咧咧地实在受不了，多次上访、告状，上边也下来查过几次，除勒令解散了那个专职的征集队，别的一直没有个结果。

为这些事儿黄昌久去找过段志忠。

段志忠早年曾和他同在一个学校里当民办教师。那时姓段的矮墩墩的，不太爱说话，一副木头疙瘩样儿。而黄昌久课教得好，课余活动又搞得很活跃，是个风光人物，压根儿看不起姓段的。没想到这小子以后交上了官运，自个儿却沦落到了这种地步。想起来心就像被老鼠狠劲儿撕咬着一样，痛劲儿扯到了骨髓里。

可这毕竟是另一回事儿，现在厚着脸皮去找他反映反映老百姓的情况，至少得给点面子吧？就算只把自己那点儿集资免了，也不是什么过分的事儿！哪知段志忠骨子里对他就鄙视，硬是在他的心上戳了一道口子。

段志忠说：你知道我几个月的工资没发了？三个月！全捐去拓宽街道了！镇上的干部全是一个样儿！你怎么了？比我还特殊？你这是为民请命是不是？可你要是代表了人民，镇委、镇政府是干什么的？凡事别没个数儿！我早就听见有些反映了，说你在百姓中煽风点火，干什么呀！不怕犯法？老黄啊！你也是五十出头的人了，凡事要会算账！你要是还想着我和你同过事，就想想这句话！好了，我太忙，你快回去吧！

黄昌久当时浑身像被火烧着似的，红着脸走出镇委大院，好一会儿才缓过劲儿来。其实，以前他为别的事就找过他多次，他却越来越臭摆谱儿。这次别说连杯茶也没让喝，见了面

就是一顿奚落，挥挥爪子就往外撵，训孙子哪！你他妈的还真成了骑在兴和镇老百姓头上的皇帝啦！羞恼之火在他心里越烧越旺。你们捐款！可你们八辈子不拿工资也耽不了吃喝玩乐！俺们靠什么？我煽风点火！百姓们找我吐吐苦水，反映反映情况，我给拿拿主意，说明我有威信！说明百姓信得过我！我犯什么法？我是反对乱集资！是反腐败！走到哪儿也是堂堂正正！中央都号召这么干，你还能怎么地？

他人生坎坷，倒了很多霉，在过去他心里没有一个具体的仇视对象，和段志忠打了几次交道后，他就成了这个对象了。有时半夜里恨得睡不着觉，翻来覆去地压床板儿。绞尽脑汁地想报复的办法，千条万条都不中，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，就是用破布条儿扎成了一个小人儿，在胸前写上“段志忠”三个字，想起来就用针扎。并且找来一本医学书，看人身器官的部位。这次扎脑门儿，下次扎太阳穴，再下一次扎心脏……他想早晚要把他扎个遍，叫他浑身烂透，死个球的！

不知是阳光蒸晒还是心里激动的缘故，他秃顶那块闪着红褐色的亮儿，隐约冒着几缕汗气儿。他停止了蹁跹，手搭在眼上，朝人群巡视了半天，终于看见了张广师在镇政府大门右侧不远，一副很正儿八经的样子，正朝一群人吩咐什么。他看看身边的侄儿黄明，说：你看看，你张叔在那儿，你过去把他喊过来！

在黄昌久父亲那一辈儿，黄昌久是老大，所以黄明喊他是大爷。黄明正想着下午怎么到锦湖菜市场上去把欠自己的钱要回来，猛不丁听大爷吩咐自己，忙说：噢噢。拔脚就去了。

样，困兽般地在办公室里瞎转。他正坐在办公室里吸着茶水，翻看着昨天的锦湖日报，很沉着的样子。

但他毕竟还是有所反应，看报纸只是个样子。听着大门外的器闹，他正在凝聚一个决心。如果说，以前那些人上访、闹事，只是骚扰得他心烦意乱，却又不好对他们怎么样的话，那么今天这次闹事，可以说性质就变了。几百号人凑在一起，封锁了镇委、镇政府的大门，喊口号、砸门，这不就是示威、聚众闹事？未经请示批准的游行示威，就是违法，完全可以惩治为首分子。

他想起了黄昌久。其实到现在他都压根儿也没把他放在眼里，当成什么对手。你掺和在闹事者里边煽阴风、点邪火，算是什么鸟呀！

他对他算是知根知底儿。早在1976年，他和他同在兴和联中当民办教师。黄昌久比他大6岁。乍一看他总是正儿八经的，深沉着脸相，中山装的每个扣儿，包括领子上的挂钩儿，每天都严严实实地扣着，总让人感到有些内劲儿。他却觉得姓黄的那劲儿有些硌棱。比方说他表面上看很讷言，实际上遇事却好动心机、出风头、压人一头。领着学生出黑板报、勤工俭学什么的，很是积极。这特点反应在教学上，就显得很投入，管教学生特别严厉，学生有逾规之处，使用教杆抽打。为这事校长、学生家长都找过他，可他收敛一阵后，照旧如此。不过他教的班学习成绩一直在全校拔尖儿，从另一方面人们又挺尊重他。

但不久，他终于还是犯了事儿，一次一个女生作业没交上，他让那个女生趴在课桌上，狠狠抽了她的屁股十几下，并让她到教室外去罚站。那女生偏偏心眼儿窄，下课就哭着走了。直到第二天人们才在水库边上找到了她的尸体。公安局的

人认定了她是自杀，可人家家长不乐意，到学校里闹，到上边去告。最后上级终于作出决定，让学校把他辞退了。事后人们还传说他偏爱教育女学生，有时还单独把她们叫到宿舍里去。可也仅仅是一些传说和猜测而已。此后他一直对这个处理耿耿于怀，认为对学生严格要求没有错。但告了多年也没结果。

原来在学校不起眼儿的段志忠与他的路子就不一样了。先是转了公办教师，又到公社党委当秘书，读了电大，后又当了镇委宣传委员，镇委副书记，一直当上了书记。

黄昌久后来曾到镇委找过他几次，是想让他帮忙改正对他的处理。但他压根儿不认为上边的处理不妥当。而且按在学校时对他的印象，好像还不应该这么简单。他就像皮影戏里的影子，究竟是个什么面目，做了什么事儿，还叫人捉摸不透。所以他找他落实政策，他哪能答应？敷衍了几次就不耐烦了，冷嘲热讽地刺了他几回，他也就不再找他了。

可最近这两年，村民们为拆迁费的事儿闹，听说他掺和得特积极，镇委大院门前已发生过数次聚众上访的事了，而且还有人到锦湖市委门前闹过，不过规模都没有今天这么大。听说都有黄昌久的主意。市委还前后派了两次工作组来查账，可查出什么鸟事了？哪次都是怎么来怎么回！老子一心为公，为了叫兴和镇富起来，还有罪不成？

可这姓黄的硬是不算完，还是领着闹。今天，终于来了一个大示威！娘的，想和共产党叫板儿是不是？真是没数儿了！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你是什么鸟儿？今儿这么闹，我说闹得好！你性质变了，我就可以抓你！

他终于抓起话筒，要通了镇派出所所长金铁的手机：老金是不是？你家伙现在窝在哪个福窝里了？

金铁说：你说话也不嫌牙漏风？还在哪里？这不正带着几

个弟兄猫在这太阳底下，等着给你保驾护航吗？

段志忠说：弟兄们的辛苦我有数，到时候一定会犒劳你们的！不过老金你琢磨了没有？我觉得现在到了你们发挥专政手段的时候了！他们这已经是非法集会、聚众闹事了！你可以布置布置，盯好几个为首的，就是黄昌久、魏魁、张广师这几个兔崽子，到时候给我把他们一网网起来！

金铁不以为然：你还真想来真的？他们现在人多气盛，谁敢呛着风头来？再说这事可得请示市局。

段志忠说：现在不抓吧，等他们闹哄一阵，散了以后再动手！这事我当然要跟市委谭书记汇报，还要给你们卢局长打电话，说明咱们镇委的态度。等一会儿你也要给卢局长打电话，把现在的情况汇报一下。要给我好好汇报，渲染渲染。他们保证会同意我的建议的。你尽管布置你的。不刹刹这些刁民的威风，还了得？还不真反了天？

金铁说：那好吧！

4

C省省城、明州市、锦湖市、兴和镇，呈由北而南的布局，除锦湖市稍偏东外，别的三个点儿几乎是一条直线。它们中间有国道、省道串联，走起来还是挺顺的。

明州市建委副主任商京从明州出发到锦湖办事儿，打算顺便到兴和镇搞一下调研。兴和镇要搞商业一条街，投资额很大。这个项目由锦湖市建委报上来后，他当时就有自己的看法。现在，这个乡镇搞什么高科技工业园，那个乡镇搞什么商业一条街，有那个条件吗？见实效的能有几个？兴和镇的项目，事前一点招呼也没打，把老街拆了以后才往上报，根本就

有些先斩后奏的意思。现在有些干部，是越干越大胆，美其名曰用足用好政策，这是一种什么用法儿？

这几年他常常想，当一个行政机关开始习惯把工作实绩当成手段，任意去包装、捏玩、制造的时候，是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？

当然，反感归反感，却不能凭着想当然去对待这类事情吧？依他的习惯，只要有一件事与他、与他的职位有关，就注定要把它搞清楚，运作到位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，不会让它以模糊、悬浮的状态存在。他不是一个带着负累向前走的人。兴和镇这件事，尽管在方法上就让他不愉快，而且风闻镇上在拆迁和征费中使用了很多人简单粗暴的手段，老百姓很反感，上访的也不少。但他认为这些都不会成为影响到他对任何事情都要认真的态度。符合不符合实际才是最关键的条件。至于其他的问题，那是其他部门管的事情。所以，现在他还是要去一下兴和镇。

段志忠听说商京到来的时候，还正被困在镇委大院里呢！他对商京这个名字有些浮浅的印象。模糊记得他上过报纸。好像当过兵，立过功，转业到地方后，是个扭亏好手等等。不过现在报纸上吹的玩艺儿有多少是真的？但他知道明州市建委主任病休，商京正主持工作。兴和镇商业一条街的项目，得需要他审批，可不能怠慢他。所以他想，今儿个无论如何也得突围出去，见见他。

商京来兴和之前，顺便又琢磨了一下全国、全省以及明州市的地图，对兴和的方位有了更清楚的认识。今天进镇之前，又让司机围着镇子转了两圈。反正，越综合考虑，他眉头越紧。进镇后，眼看着大街两旁的民房已拆得差不多了，空荡荡的断壁残垣、房场，在风中旋起一缕缕儿黄尘。街上行人稀

少，鲜见车辆。哎——就凭着这种区位特点，搞商业一条街，叫哪个来消费？或许镇里还会有什么好的策划不成？

小车开到镇委门前，没想到正好碰上了老百姓堵在大门口。这一下可麻烦了，看来这镇委是难进去了！

正想着，几个人看见了他坐的小车，就开始吆喝：嗨！来了个当官的呢！问问他，是不是和段志忠一伙儿的？还叫老百姓活不？

正说着，就真有一个墩壮汉子带着几个人围了过来。汉子膀儿一抱，肌块像是活动的小老鼠，拿腔拿调地问商京：你是哪个衙门的？到兴和来找这些贪官干什么？

商京觉得这汉子有些滑稽，不觉有了些戏谑心理，说：我是过路人，怎么了？听你们的口号，是反贪官、反对乱集资的，可你这作派，怎么倒像是设卡子的？莫不是也想收点儿买路钱？

旁边的人“哄”的一声笑了，有个小伙子说：咱魏魁哥是越来越像设卡子的乡干部了！

汉子脸一下红了：放屁！哪个龟孙想当乡干部？老子天生就这样儿！

他有些口吃地对商京说：俺们哪、哪能乱集资？没、没事你就走开吧！别误了我们的大事儿！告诉你，今天我们非要段志忠这个喝老百姓血的贪官出来，给我们个回话不行！

商京没理他，转身对身旁的司机说：老陈，咱们走！

上车后，老陈问：咱不和镇委联系了？

商京说：到吃中午饭了，咱去找个小吃店，再跟段志忠联系。这老段叫百姓困了一上午，可能也够苦的了。咱也不麻烦他，在那里咱做东，招待招待他吧！

在快出镇口时候，他们选了一家小酒店坐了下来，老陈接着给镇委办公室打了电话，并告知了他们所在的酒店位置。

段志忠就是在这个时候得到消息的。他听从宣传委员于东的建议，两人推着两辆自行车，打算从镇礼堂的后门溜出去。镇礼堂的侧门在大院里，大门在前街，小门在后街。从侧门进去，里边黑乎乎的，尘土落满了凳子，人一走过，就会卷起一溜儿尘烟。乍进来，眼睛不适应，推着车子，磕磕绊绊的，又呛得慌，段志忠心里恨恨地骂：娘的，这是和鬼子打地道战了！

从后门溜到后街，见没人注意，他们撩腿上了自行车，就直奔那个小酒店去了。

到了后，段志忠就抱拳冲商京躬了躬腰，说：你是商主任不是？久闻大名了！今天算是叫你看了我们的洋景儿了！闹得你们都没进办公室喝杯热茶！可咱也不能在这儿吃饭呀！走！咱到明月大酒店！

商京说：别了！你们那里现在也不方便，你们就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吃个工作餐吧！

段志忠一听急了：你不是在笑话我吧？进了我的地盘儿叫你们吃这种饭？那些闹事的算什么？现在的乡镇干部哪个不在闹事中成长？要是叫他们一闹就不办事儿了，那还不是窝囊废？咱该怎么着还怎么着！

商京见他瞪眼上急的样儿，知道也不好拒绝，加上在这里谈事情确实也不方便，就答应了。

段志忠和于东把自行车寄存在这家小饭店里，挤上商京的车，一溜烟儿便到了明月大酒店。

商京想，真怨不得在这小镇上能起名叫明月大酒店。这酒店是三层楼，外边贴着白色玛赛克，门厅装潢华丽，看去还有几分气派。

他们进了一个雅间。一个姑娘进来倒茶。商京不知怎地注意了她一眼。因为这个姑娘确实很特殊，长得很俊俏，身条儿也好。但她特殊就特殊在衣服朴素合体，脸上不事粉饰，全是一副自然的模样儿，低眉顺目间，总笼着一层薄雾般的抑郁，整个儿就像一幅本真的素描画儿。现在触目的是那些涂脂抹粉的女孩，这样有着天然的清新气息的姑娘，总能像一阵清风那样撩拨你一下。不过他也仅仅是下意识地注意了一下而已。

不想段志忠马上就注意到了，开始还不露声色，待姑娘倒完茶出去后，马上让于东把老板喊来，说：你们这个张兰兰，现在怎么样？还不陪客人啊？我说你多少也叫她开开窍，凡事得灵活，也得分什么客人是不是？我领来的，都是有身份、有素质的，又不是叫你乱陪，就是在酒场上坐坐，说个话儿，活跃气氛，我小费照给，这有什么不好？我看她是念书念傻了！这不也影响你们这里的生意嘛！

这话其实没吓着老板。因为起码现在看来，张兰兰越是不陪客人，有些客人还越是有想头儿，就冲她到这里来吃饭。不过他也确实多次劝过她稍微能活络一点儿，可她硬是死活不答应，只管端水上菜，要不她就不干了。他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，没了母亲，父亲长年有病，还有个正上学的弟弟。她上高中时学习很好，毕业后考大学却两年没考上，家里实在负担不起了，她还是不死心。一边投奔到这儿来打工，一边抓空儿复习功课。作为亲戚，他也不能太难为她，一方面想利用她的漂亮、有学问；一方面还得保护她。此刻他笑笑：她还是那个样儿，没办法，要不这样，我再喊几个好的，过来陪你们喝酒怎